

全宋詩研究

資料叢刊

宋詩紀事續補
上

孔凡禮 輯撰

全宋詩研究

資料叢刊

宋詩紀事續補
下

孔凡禮 輯撰

封面設計：弓 月

全宋詩研究資料叢刊

宋詩
續補
(上)

孔凡禮輯撰

全宋詩研究資料叢刊

宋詩紀事續補
(下)

孔凡禮輯撰

宋詩紀事續補 上·下冊

孔凡禮 輯撰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學校內)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850×1168 毫米 32 開本 46.25 印張 800 千字

1987 年 5 月第一版 1987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5,000 冊

統一書號：10209·159 定價：11.90 元

編印《全宋詩研究資料叢刊》緣起

《全宋詩》的編纂工作從一九八五年秋正式着手，根據已經確定的計劃，預計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完成。我們的目標是編纂成一部有較高資料價值和學術水平的有宋一代詩歌的總集，在資料輯集、校勘、作家小傳等方面能體現我國古籍整理的新水平。要做到這一點，就應當而且必須廣泛聯合專門人才，組織成相互合作的學術性集體，同時還應把整理工作與學術研究結合起來，在《全宋詩》這項主體工程之外，設置與之有聯繫的、相互配合的其他工程。《全宋詩研究資料叢刊》即是根據這一設想，選擇《全宋詩》整理過程中的有益成果，編集成書，並陸續出版。

本叢刊的內容範圍，偏重於資料與考證，即有關宋代詩文集的記述與考證，宋詩的輯佚，作品流傳、歸屬與真偽的辨析，作品本事的探源，作者生平資料的蒐輯與探討，國內外宋集研究資料的介紹與評述，有關工具書的編製與彙輯，等等。我們相信，這套叢刊的出版，不僅對《全宋詩》的編纂是有益的，而且對整個宋代文學的研究也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宋詩紀事續補

本叢刊由《全宋詩》編纂委員會主持編輯。

《全宋詩》編纂委員會

一九八六年一月

自序

六十年代初，我在研究陸游、范成大的過程中，發覺厲鶚《宋詩紀事》、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漏收的作者頗多，遇到有關資料，便記錄下來，積二十多年，輯錄了二氏未收作者一千五六百人。於是彙爲《宋詩紀事續補》，第其先後，分爲三十卷，以就正於讀者。

這裏，我簡略地談一談有關輯錄的情況。

厲氏は清中期著名的詩人、學者，見聞廣博。陸氏藏籍甚富，他的兩宋樓，在清末負有盛名。然而，他們的視野，仍不能不受時代的限制。因爲，他們的輯撰只是在個人藏書和朋友藏書的基礎上進行，而這是遠遠不夠的。

在陸氏成書以後的近百年中，特別是解放以後的三十多年中，相當數量的珍本秘笈不斷出現，其中一部分最爲珍貴的，如《永樂大典》殘卷，已經影印出版，人人皆可得而讀。這些，爲續補厲、陸二書，提供了很好的條件。我的注意點便從這裏開始。

厲、陸二氏重視地方志，但是他們只看到了一小部分。

我國有地方修志的優良傳統。自《越絕書》、《華陽國志》，經唐至宋，大爲興盛。據《輿地紀勝》記載，池州一地，宋修方志即達六種。但是，包括上述六種方志在內的宋修方志，大部分已經失傳，幸運的是，其中少數，我們還可以從現存方志中，程度不同地窺其一斑。因爲地方志是某一地區的通史，有着繼承性。例如，嘉慶《涇縣志》保存了豐富的宋詩資料。它可以和早已失傳的宋寧宗嘉定六年癸酉（一二二三）王林所修的《涇川志》（《直齋書錄解題》卷八著錄，下引《連川志》同）聯繫起來。再如，嘉定八年乙亥（一二一五）陶武所修的《連川志》也早已失傳，同治《連州志》却記載詳備。可以看出二書的緊密聯繫。類似這種情況，我在輯錄時，予以更多注意。

地方志是宋詩輯集的重要資源。一般地說，江西、浙江、福建及江蘇、安徽部分地區的地方志比較詳備，可以成爲輯集的重點。根據我個人的經驗，這裏需要審慎。好比茂盛的禾苗裏，難免有稗子，需要辨別。譬如嘉靖《九江府志》卷十六有顧祿《題淵明祠》二首，同治《九江府志》卷四十九有顧祿《淵明祠》一首，二書都把顧祿列爲宋人，而《永樂大典》卷二萬零三百五十四引顧祿詩，稱爲國朝人，卽明朝人。查《列朝詩集小傳》甲集《顧教授祿傳》，謂祿「以太學生除太常典簿，後爲蜀府教授，嘗過鄱陽湖賦詩。太祖聞之，命盡進其所作」。據此，《題淵明祠》詩乃祿過鄱陽所賦詩之一，此顧祿爲明人無

疑。又如萬曆《滁陽志》卷十四有樂韶鳳《過觀音庵》詩，列韶鳳於宋人之列。查《明史》卷一百三十六，有《樂韶鳳傳》，謂韶鳳全椒人，全椒、滁陽地理位置接近，此《過觀音庵》詩作者樂韶鳳爲明人無疑。這類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爲了節省篇幅，就不舉了。從以上二例可以看出，明中期浮薄的文風、學風，在地方志的纂修上也反映出來了。因爲這個緣故，我對這一時期的地方志持審慎的態度。

方志例有詩文專卷，不少地區還有地方詩文選輯專集，如《會稽掇英總集》、《嚴陵集》、《天台集》等等。不少文人學士的作品，包括有專集而專集已失傳的，聲聞不彰而沒有專集的，藉此得以流傳一二。厲、陸二氏注意了這方面的情况，但他們只是開了一個頭。這類專集，經過選輯者的調查、研究、整理，比較地可靠。這是輯集宋詩的又一個重要資源。我在厲、陸二氏的基礎上，繼續進行了一些開發，閱讀了厲、陸二氏沒有看到的專集二十多種。如乾隆刊《東甌詩存》，搜輯到的宋詩作者，有三十多人不見厲、陸二書。在這方面，我們還需要進行認真地發掘。如抗日戰爭期間排印的《祁門縣志·藝文考》中，列有清康熙間選輯編印的《祁詩合選》十卷，收宋詩作者十九人，其中只有方岳一人，爲一般治宋詩者所知，此外還可以從康熙《祁門縣志》、道光《祁門縣志》找到三人，其餘十五人不見於其他書。該縣志的編纂者是根據《祁詩合選》進行介紹

的。《祁詩合選》這部書北京各大圖書館未收藏，是存還是佚？看來時間不長，還不會散失。我國幅員廣闊，文化悠久，類似《祁詩合選》的情況不能說沒有，我希望有關方面注意這個情況。

有些領域，如譜牒，厲、陸二氏沒有接觸到。

我國族姓修譜，到了宋代，開始興盛，譜是一族一宗的通史，同樣有繼承性。宋修族譜保留下來的很少，但我們也可以從現存的一些族譜中，找到十分珍貴的宋詩資料。《文學遺產》一九八四年第三期發表了謝先模先生的《宋人佚詩一束》一文，文中介紹了新發現的江西奉新《甘竹胡氏十修族譜》，錄出宋初王綸等七十多人的詩，其中絕大部分是佚詩。我在謝先生的基礎上，對其中的兩個作者進行了一些考證，進一步證實這些詩篇的真實性是無可懷疑的。早在民國初年，九龍真逸在輯撰《宋東莞遺民錄》時，已自有關族譜中，輯錄出早已湮沒的若干宋代詩篇，受到學術界的重視，被《宋代四十七種傳記索引》所采用。看來這又是一個輯集宋詩的資源。當然，這裏真偽雜陳，需要在辨別上下一番功夫。

近九年來，我點校《蘇軾詩集》、《蘇軾文集》，了解到蘇軾對同時代人董傳、晚輩王庠的詩作評價相當高。他們二人不見厲、陸二氏的書，每以爲憾。後來，我終於從《集

註分類東坡詩、《山谷別集詩註》的註文中找到了他們的詩。不僅發掘出兩個宋詩作者，對研究蘇軾也有好處。這就說明宋人所註宋人詩集也值得注意。

明人刻古書而古書亡，這當然不是就明代各個時期、各類刻書說的。但也道出了一個事實，明代某一個時期刻印的少數書，質量不高。如《崑山雜詠》，有宋開禧龔昱原刊本，有明俞允文隆慶增輯本，後者增收了元、明兩代一些人的詩。按理，既然是增輯，便應保留原有部分，即使有刪略，也應在適當地方加以說明。但是，增輯者並沒有這樣做，他任意刪去了開禧本許多詩，使得開禧本面目全非，而且造成了一個錯覺，以為有此書就可以不用開禧本。我因為發覺了厲氏所引《崑山雜詠》乃隆慶本，所以對一些明代翻刻或增輯的書有所警惕。

以上情況表明，厲、陸二氏的漏收，主要是由於相當數量的書他們沒有看到，其中包括書名相同而實非足本的書。另外，厲、陸二氏的漏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對於所引用的書使用不怎麼徹底。

我初步查了一下，厲、陸二氏引用的書中，卷帙多一些的，大都有遺漏。如厲氏引了《嘉泰會稽志》，而不及卷十一的朱亢宗，卷五十八引了《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二的董道輔，而不及與道輔同卷的朱曠、操□□等。疏漏比較多的，是陸氏對於《輿地紀勝》一

書的使用。陸氏書卷九十一有盛子充，未注明時代。查陸氏所引盛詩，見《輿地紀勝》卷三十三《江南西路·永興軍·景物下》，就在這一卷的《人物》一欄，却有《盛子充傳》，《傳》說他「與王黼同舍，黼登相位，一無所求」。按黼宣和間爲相，則子充乃徽宗時人。陸氏竟沒有注意到。《輿地紀勝》一書，不少地方錄唐，宋人詩不第先後，不易分辨。但也有一些人，書上說得很清楚。如《輿地紀勝》卷三十五《建昌軍》有上官彝，明謂他爲紹聖教授，而陸氏亦漏收。有的只要翻檢一下本卷，問題便可解決，如卷一百六十一的于惊，而于惊竟漏收。是不是陸氏見到的《輿地紀勝》乃殘本，不是，《輿地紀勝》的每一卷，他幾乎都引用了。這實在有點不好解釋。

我把這種情況提出來，絲毫沒有貶低陸氏的意思。相反，我對一些同志對陸氏的過多責備，不敢贊同。陸氏繼厲氏之後，復輯得宋詩作者三千人，訂正了厲輯小傳中的很多錯誤，這是很大的功績。我在這裏只是時刻提醒我自己，要徹底使用一部卷帙繁多的書，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得小心謹慎。事實也是這樣。這次輯錄，我除了對《輿地紀勝》一書予以較多的注意以外，還有一些書，如《永樂大典》、《詩淵》等，就有使用得不够徹底的地方。我還要繼續努力。

二十多年前，當我輯錄續補資料的時候，除了想給研究宋詩的同志提供一點方便

以外，也曾隱隱約約地想到將來或者可以爲輯集宋代一代詩作一點服務。現在，《全宋詩》的編纂工作，已經開始進行，我的願望得以實現，這對我個人，是很榮幸的。我在《詩淵》所寫的《前言》中說過，對有宋一代詩作的輯集和整理，是我們這個偉大時代賦予的任務。我衷心祝願這項宏偉事業的圓滿成功。

孔凡禮

一九八五年十月於北京

簡例

一 本書簡稱厲鶚《宋詩紀事》爲「厲輯」，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爲「陸輯」。
二 厲輯以紀事名書，然實以詩存人，無事者亦入，事實爲輔，其意在網羅一代詩作。陸輯存事甚少，意在繼厲之後，網羅散佚，俾讀者得由是以窺有宋一代詩作之一斑。其主旨較厲輯尤爲明顯。本書事雖略多於陸輯，然仍以網羅遺佚爲主，故以《宋詩紀事續補》名書，以說明與厲、陸二輯之聯繫。

三 凡已見厲、陸二輯之宋詩作者及其詩作，本書不收。

四 本書所收宋詩作者，上限爲五代入宋，下限爲宋遺民。

五 厲輯作者小傳不注出處，陸輯僅少數小傳偶注出處，其小傳中之訛誤，往往輾轉相傳，治宋詩者每以爲憾。有鑒於此，本書作者小傳咸注出處，其未注者，則與所錄詩之出處相同。史書有傳者，小傳從略。聲聞不彰之作者，有可考者，則詳考其事迹，以備《全宋詩》編纂者採擇。小傳內容爲：姓名、字號、謚號、籍貫、主要仕歷與著撰。其登第年代有可考者，則予注明。有生卒年可考者，亦書入。

六 厲、陸二輯有釋道、婦女、宗室、無名氏專卷。本書於以上各種人，大體按時代先後

後排列，不立專卷。而遵厲、陸二書之例，立無時代、神怪、謠諺專卷。又厲、陸二輯未收話本、小說。今以此種書既爲宋人所撰，自應采錄，亦立專卷。

七 宋承唐後，僧人能詩者甚多，其中如道潛、惠洪等並享有盛名。僧人習以詩談禪、喻禪、解禪，其所作偈、頌，即以詩之形式道佛理。流風所及，文人學士亦以偈、頌入篇，蘇軾《題西林壁》即其中代表作。詩、禪融合，於詩之創作有深遠影響。至南宋嚴羽，以禪論詩，由創作而理論，影響有所擴展。欲窺宋詩全貌，實不能捨偈、頌。厲、陸二輯於僧人之偈、頌，有所采錄，然可補者甚多。茲略事補輯。

八 長期以來，方志標名無定式。如《嘉泰會稽志》，有標「嘉泰」《會稽志》者，有標嘉泰《會稽志》者。明、清、民國方志亦有類似情況。本書統一爲：宋、元方志，書名號上限包括其成書年號之文字，如《嘉定赤城志》、《景定建康志》等。明、清及民國方志，書名號不包括其成書年號之文字，如洪武《蘇州府志》、同治《鉛山縣志》等。本書紀事文字，或直接引用原文，或撮述大意，直接引用者加引號。

十 本書所錄個別作者及其詩作，在長時間流傳過程中，難免出現訛異，需要簡要加以考訂。此項文字，另行加按次於詩作之後。有關詩作寫作時間，不適於小傳中敘述者，亦另行加按次於詩後。